

竹林叢中

芥川龍之介原作
簡之誠譯

樵夫被檢査官所審問的記錄：

是的，是我看見那死屍，今晨我照常到後山去砍樹，而在山影子裡的竹林中發現的。您問我死屍在什麼地方嗎？那地方是離山科的驛路大概有半公里的地方，竹林中夾雜着細長的杉樹，人跡十分冷落。

那死屍穿着淺藍色的衣服，頭戴京式的烏紗帽，朝天輪着。雖說只是一刀，可是由於刺傷胸部，所以死屍四周落下的竹葉子都染成紫紅色了，哦！那時血已不流了，傷口已乾，且在傷口上有一隻馬蠅緊緊的叮咬着，根本無視於我的闖入。

您問我看見了刀子嗎？沒有……什麼都沒有，只是在死屍旁的杉樹周圍被遺落着一條繩子，另外，哦！對了，尚有一把梳子，就是這兩件而已。

不過地上的草和落下的竹葉被踐踏得亂七八糟，想必是那人被殺之前，有過一番猛烈的毆打吧！

您問有沒有見到馬嗎？那裡馬是不能進去的，要隔着一片竹林之外才有馬走的路。

雲遊和尚被檢査官審問的筆錄：

那個被害者，昨天貧僧的確會遇到。在昨天……嗯！大概是中午吧！就在從關山到山科的途中時，看見他和騎馬的婦人在一起，朝着關山方向走去，因為那婦人戴着斗笠有面紗圍着，所以貧僧沒有看到臉孔，只注意到衣裳的顏色是紫色青裏的。

是戴着桃花色的馬，馬髮很像法師髮。您問馬有多高？牠大約有四尺四寸高吧！出家人對這些事不很內行的。那人既帶着刀又背着弓箭，特別是那黑漆的箭筒，插着二十多支的羽箭，令人印象深刻。那人會如此就死去真是令人做夢也不會料到，誠然人生有若朝露啊！多可憐呀！

「放兔」犯人 被檢査官審問的筆錄：

您問我抓住的那個人嗎？他叫多裏丸，是個有名盜賊，不過我抓到的時候，約在昨晚初更左右，

他大概是由馬上摔下來的吧！正靠在粟田的石橋上哼哼的呻吟着。

以前沒捉到時，他也是穿着這件深藍色的綢衫，帶着一把有凸花紋刀鞘的刀，除此之外，當時他還帶着弓箭，這些和那被害者所帶的東西相同。……那麼殺人犯一定是多裏丸了。而且所騎的也是長髮桃花色之馬又更可以證明了，哦！想到被那畜生摔下而被捕，這可算是因果吧！就在離那石橋不遠的地方，馬拖着挺長的韁繩在路邊吃着狗尾草呢！

這個叫多裏丸的傢伙，其在京都出沒的強盜群中是最好色的，據說去年在鳥部寺的寶頭盧尊後面之山裡，有一個婦女和她的小女孩，一起在那兒被殺管的案件，就是這傢伙幹下的。如今這傢伙既然把那人殺死了，而那乘桃花色馬的女人的下落究竟如何了？小人說話雖然逾越，但此事是不能不查的。

老太婆被檢査官所審問的筆錄：

是的，他是我女婿，不是京都人，爲岩狹縣縣府所屬的武士，名叫金澤武弘，今年廿六歲，因爲性情溫和照理該不會遭到仇殺的。

您問我女兒嗎？她的名字叫真砂：今年十九歲，性格倔強不讓鬚眉，除了武弘之外，沒有第二個交往的男人，臉色稍黑，在眼角有個痣，瓜子臉。

武弘昨天跟女兒一起動身到岩狹去，那想到竟出了這件大亂子，到底作了什麼孽呢！而我那女兒現在到底怎樣了，希望大人體察我老太婆的苦衷，無論如何也要尋出女兒的下落。而那該死的叫多裏丸的狗強盜；不但是殺了我女婿，連女兒也……（以下因哭泣！語音不清楚）

多裏丸的口供：

那人是我殺的，但是可沒殺那女的，究竟到那兒去了我也不曉得，反正事情已到這種地步，沒有隱瞞的必要了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不管怎樣的烤

問，也是無法回答的。

昨天剛過正午，我遇見了他們夫妻二人，當風一吹的那時，是就在那時風正好吹過，斗笠上的面紗被飄起來，我猛然的瞥見了那女人的臉，就一轉眼之間又看不見了，或許就是這種緣故吧！那女人在我眼裏，雖只一瞥，却留下不可磨滅的好感，也就在這一瞬間；我下決心，不惜殺了那個男人，也要把那女人奪來。

您問什麼？殺人！這件事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可是我要殺人時，一定用刀子，就不像你們要殺一個人時使用權力，或金錢，有時候只用些實人情的話就把那人殺害了，而且見不到半點血，如果要治罪的話，兩者之罪孰輕孰重？可真是天曉得了。不過，話說回來，若是不殺那男的也可以得到女的話，當然是最好不過的，可是在那種情況下，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，因此我想辦法把這一對夫妻引進山裏去。

引進山裡並沒有什麼困難的，我與他們搭訕起來，告訴他們山裏有座古塚，被我挖出了許多古鏡子和寶劍，爲了怕給別人知道就把它們埋在那山影子里的竹林，如果有人要買的話，將折價賣掉。果然，慢慢的他動了心，以後……。您看，貪心這東西多偉大，多可怕，不到半刻鐘，那對夫妻就隨着我進山裡了……

當到了竹林外圍時，我就告訴他寶物就埋在裡邊，要引他們進去，那男的沒有異議，女的却說：「我還是在這外邊等着吧！」大概她看到竹林很陰森而這麼說的，但正中我下懷，就讓她在外頭，我和那男的走進林內了。

竹林內起初滿是竹葉鋪着，走了大約五十公尺左右，就慢慢的疏落，間或夾雜着一些杉木——這實在是最好的地點了，我推開竹子，故做正經的撒謊說：「寶物就是埋在那裡。」他一聽就更加緊張的走過去。

過了好一會，竹子少了起來，實在適宜動手了，就冷不防的把他按在地上，雖然他力氣不少，可是怎招架得了這出乎意料之一擊呢？之後我把他捆在杉樹底下。哦！您問我繩子那兒來的嗎？像人類人當然是隨身攜帶着的。

爲了不讓他出聲，就把飄落地上的竹葉，塞滿他的嘴巴，以外就沒什麼可談的了。

當我收拾了那男之後，就轉去告訴那女人說，她丈夫可能是得了急病，她就中計了，神色着急的隨着我走進竹林中，一到那地方，却只見到她的丈夫被捆在杉樹下，她真是不簡單，一看到這情形

就從懷裡掏出一把刀子，往我刺來，那時，我若稍一疏忽，一定就被刺進了腹部，如果這一刺能閃開，而在接二連三之刺過來之情形下，恐怕也不能不受點傷，她真是一個從我從來沒遇過如此烈性的女人，不過我不悅爲多囊丸，總算沒拔出我的刀子，赤手空拳的把她的小刀奪下，就這樣的，我終於滿足了心願，沒殺那男的，就把女的弄到手裡。

是的，本來我毫不打算殺那男的，可是當我不理那正在啞泣的女人，要逃離那地方時，她突然像瘋子似的攔住我，同時斷斷續續哭喊着：「是你死呢？還是我丈夫死呢？無論如何一定要有一個死，不然這種羞恥比死還難受呀！」又說：「誰勝了就跟誰去。」就在那時候，才起了殺那男人的念頭（帶着陰鬱的興奮狀）。

你們一定以爲我很殘酷吧！可是當我看到那女人的臉兒，尤其是那熱火似的眼睛散發出眼光碰在一起時的一瞬間，心裡就決定了縱然給雷劈死了，也要討她做老婆。一定的，當時這想法盤據了我整個心裏。這裡面就不光是色慾了，還包含着其他說不出的慾望，因此我就下了決心不殺了那男人，決不離開。

哼！即使要殺他，我也不想用卑鄙下流的手段，於是我解開了捆他的繩子，而且要他拔刀，他即滿臉殺氣騰騰，拔出六刀，氣勢凶凶的向我劈來。

這場刀戰結果怎樣？自然不用細說，我是在第二十三回合時刺進他的胸膛，請別忘了就在第二十三回合時，由於普天之下跟我打過二十回合以上的只有他一人，所以至今仍佩服他呢！（得意狀）。

在他倒下去的時候，我注意到女的芳踪杳然，究竟她去哪裡了？細察竹林，可是在鋪着竹葉的路上是看不出痕跡，細聽了一會兒，只聽見那男人喉嚨斷氣的餘音罷了。

或許那女人趁我們打鬥的時候，走出竹林外喊救命吧！這麼一想，我倒害怕起來了，馬上就取了刀子和弓箭，往原路跑回竹林子，以後呢？哦！那把刀子在我還沒進京前就賣掉了，以上就是我的口供。反正我是死定了，請快處極刑吧！（態度昂然）。

來清水寺的女人之懺悔：

那個穿深藍色衣服之男人，在玩弄了我之後，就以嘲弄的眼光看着被綁着的我的丈夫，我丈夫一定很難忍受啊！雖然他儘量掙扎總無法脫離束縛，於是我不知不覺的向他跑去，還沒跑到就被踢倒了，而就在那一瞬間發覺了我丈夫的眼光中把一切的

心情都表達出來了，閃現着不是憤怒；也不是悲傷……居然只有輕飄的成份而已，我當時昏倒了，可是令我昏倒的原因說來那眼光比被踢倒還大，就是現在一想起來也覺寒心呢！

過了好一會兒，才甦醒過來，那男人已跑掉了，我丈夫仍然被捆在杉樹下，我好不容易的抬起身子，盯着他的臉，搜索他的眼光，發現跟剛才一樣，一片的蔑視和憎惡，使我感出一種深沈無助的失望，百感交集，而產生一死之的決心，但想及剛才之情景，爲了不讓我的恥辱被傳開來，也就不能讓他單獨活下去，於是拾起了被搶落的小刀，走到他面前，向他說明白，可是他的眼神仍絲毫沒變，嘴由於被塞滿竹葉而不能出聲，否則一定更令我難受了，我近乎做夢似的舉起刀猛然扎向他的胸膛，旋又昏過去。等我醒轉時，他已斷了氣，我起來哭泣着解開捆着他的繩子，迷迷地漫遊着，想如何結束自己的生命，有時把刀子架在脖子上，有時投入池子裏……雖然試了好幾種死法，却缺少了完自自殺的勇氣，而沒死去，還是如此地苟且偷生，（一種寒冷的微笑。）或者是像我這種人，天堂、地獄都嫌棄我了！我究竟該怎麼辦？該怎麼辦呢？（激動的哭泣聲）

鬼魂借巫婆之口講出的話：強盜玩弄了我的妻子後，就以種種的甜言蜜語，而妻子只是沮喪的坐着，凝視自己的膝蓋，使我無法以眼神傳給她，不要信任那強盜的花言巧語的意思，而那強盜繼續胡扯下去，終於說出了令我震驚的話：「一旦失了身，那麼或許與丈夫之感情就不會融洽吧！與其跟丈夫過苦日子，不如跟我走吧！我就是因爲深切的愛你才幹出了這麼無法無天的事。」被強盜這麼一說，妻子好像陶醉了似的抬起頭，我從不曾見過妻子這樣美，可是這美麗的妻，當着被捆的丈夫之前，究竟如何回答強盜的話呢？雖然現在我靈魂飄浮在九泉之下；每逢想起妻子的回答，都會氣得肝膽俱裂，因她這麼說：「那麼隨便你帶我去那裏都可以？」（長久的沈默。）

妻子的罪孽，若僅此於此，尚不至令我痛苦若如斯，就在她茫然的被強盜拉着手將走出竹林時，忽然轉過來指着我說：「請你殺那個人吧，有他活着，我就不能和你在一起。」且像瘋了一般的連喊了好幾次「請殺他吧！」令我的心情墮向無底的深淵，一個心愛的人竟然會說出這類話來，爲什麼呢？爲什麼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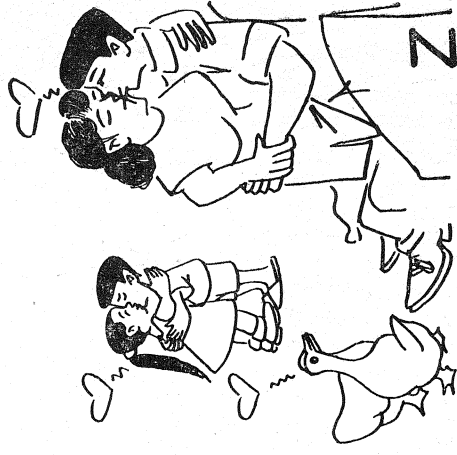
可有過像這樣的嗎？（鬼魂爆發出嘲笑聲，）因爲聽了這句話的強盜大驚失色，盯着妻子沒有

回答出殺或不殺，頃刻間，強盜一腳把妻子踢倒，他搓着兩腕，對着我說：「你打算如何發落這姑娘？殺或不殺呢？你只要點頭來回答就可以了，殺嗎？」光憑這句話，我就想饒了強盜的罪行。（又是沈默了好久。）

妻子在我躊躇時，突然大叫一聲，逃入了竹林中，強盜雖立刻進去，却好像沒抓住，被逃跑了，之後強盜拿起了腰刀和弓箭，同時把捆我的繩子割斷一根。「這回該輪到我自己了。」我記得強盜往竹林外走去時曾自言自語的這麼說。他走了之後四周頓時顯得寂靜而清冷，不！好像有人在哭，我一面解開繩子，一面聳耳傾聽；我終於明白了那聲音竟是出自我自己的哭泣。

好不容易的支起精疲力盡的身體，我發現了不遠的前面有妻子丟下的刀子在閃着發光。我把它拿起，心一狠就將它刺入自己的胸膛，彷彿有幾股血腥氣噎沖上來，可是却並不覺有痛楚，只是胸膛冷起來，四周更寂靜了，啊！是多麼寂靜！連一隻鳥都不會飛來啼叫，只是在樹梢上浮現着孤寂的日影……啊！連日影也不明顯了，漸漸昏暗起來，杉樹和竹林都不見了，我跌向沈沈的黑暗，被包裹在深深的寂靜中。

就在這時，有人躡足來到我身邊，我想知道是誰？可是已力不從心，周圍的暮氣更濃，只覺得被拔下了胸部的刀子，同時口中又冲上一陣血潮，沈得更深了。



上行下效

江清水作